从迷雾中崛起：法国大学和全球排名

路德维奇·海曼

路德维奇·海曼（Ludovic Highman）：英国巴斯大学（University of Bath）管理学院高等教育管理国际中心副教授、英国牛津大学教育系副研究员

电子邮箱：lah26@bath.ac.uk

法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说是自成一体的，其特点为分散的、分层的和多种类的。从 21 世纪初开始，法国一直在对其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合理化改革，因为其大学在全球排名中表现不佳，令人失望。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政府发起的改革进程试图弥合高等学院（grandes écoles）和大学之间的鸿沟，鼓励历史悠久的大学重新崛起。为了理解为什么创建强大的法国大学具有挑战性，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法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来说，这几乎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有必要做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

从〝学院共和国〞到〝大学共和国〞？

法国大革命后，所有的大学都被废除了，其中许多大学最初是由教皇诏书建立的（1289 年的蒙彼利埃[Montpellier]、1339 年的格勒诺布尔[Grenoble]等），它们在 1806 年被一个单一的全国性机构所取代，该机构被命名为帝国大学、法兰西大学，或者简称为大学。帝国大学被置于大法官或负责院系的部长的权力之下，对重新设立的院系（即神学、法学、医学、人文学科和科学）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这些学院彼此独立发展，除了在大学的支持下之外，没有任何体制上的联系。

同时，高等学院（grandes écoles）的创建是以职业为目的的，即为国家提供工程和军事人才。这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机构，它在大学部门之外培养法国的大部分精英，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1810 年柏林大学的成立对将洪堡模式引入法国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直到 1896 年，位于同一城市的独立学院才被置于一个共同的机构身份之下运行。然而，损害已经造成，院长领导下的强大的教师力量压倒了任何由大学主导的集中行动，导致了所谓的“学院共和国”。

受那些借鉴美国模式的法国学者的启发，1968 年《福尔法案》(loi Faure）最初试图创建自治的多学科研究型大学，负责自己的管理、预算和教育。尽管在中小型城镇建立多学科大学取得了一些温和的成果，然而“学院共和国”的影响太强大，难以抑制。在其他地方，大城市和首都的学科与政治联盟的力量证明是强大的，无法逆转，导致了围绕一两个广泛领域相关学科来创建“大学”，也就是以前的学院。

改革的动力

2003 年首次发布全球大学排名，即“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也被称为“上海排名”，造成了法国国内所谓的“上海冲击”(Shanghai Shock）的现象。人们对法国各机构相对令人失望的表现感到惊愕。在许多情况下，法国精英的“高等院校”低于法国大学的排名，这个窘境对“高等院校”培养的精英来说非常令人痛心。这被认为是法国高等教育吸引力的障碍，也阻碍了法国知识型经济的竞争

力。

对于当权者来说，专业大学合并成多学科机构能带来什么好处并不明显，因为学科界限在学术界（和学生）心中根深蒂固。再加上政治精英们普遍缺乏兴趣，而他们大部分都是在“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的。然而，大学排名和研究型大学新兴全球模式（Emerging Global Model）的兴起结束了这种政治冷漠，对法国学者和大学管理者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

对〝最佳〞大学进行投入：〝卓越计划〞

“卓越计划”（Initiatives for Excellence）于 2010 年启动，目标是发展 5 至 10 所世界一流大学。该计划带来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远比以往的激励计划（如“校园计划”[Plan Campus]）更有效，也是因为拨款的巨大规模和在大学部门内实施差异化政策的目标所致。这意味着与以前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之前的政策不承认大学之间或任何正式机构之间的地位或质量有任何差异。法国大学部门相对“扁平”的结构即将变得明显垂直分化。著名的“卓越计划”标签已被授予位于艾克斯-马赛、波尔多、格勒诺布尔、里昂、尼斯、巴黎和斯特拉斯堡等地的 10 所大学或机构财团，允许机构以政府批准的“精英”称号、并作为法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展示自己。

“卓越计划”尝试为院校提供必要的激励，以最终完成该部门正在进行的结构性整合（2007 年首先通过科研与高等教育中心[pôles de recherche et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2013 年该中心由大学与高等教育机构社区[communities of univers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取代）。该计划奖励具有强大研究任务的大规模、多学科院校，要么是通过合并“高等院校”与大学，要么是通过在同一城市内合并专业学院。在 2019 年完成的最新合并中，巴黎萨克雷大学（the Paris-Saclay University）目前在全球排名第 14 位；同时，巴黎科学与文学大学（Paris Sciences et Lettres）和索邦大学（the Sorbonne University）都闯入了前 40 名；而巴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aris）和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Grenoble-Alpes University）则出现在前 100 名（请参见“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020 年的排名榜单）。

结语

有着如此惨痛的历史，法国大学很难站稳脚跟也就不足为奇了。法国高等教育系统深受其狭隘主义和自我划分的影响，一方面是为大多数学生服务的大型开放性大学，另一方面是培养专业精英、选择性高的小型“高等院校”，为学生在公务员或私营部门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做准备。

毫无疑问，排名最高的大学都克服了法国高等教育分散的本质，包括了其高等教育系统中两个重要的分支，即“高等院校”和大学部门。法国机构的质量并没有突飞猛进地提高，一直如此；然而，历届政府都成功地利用了这一质量，并改革了高等教育格局，使其能够转化为并符合全球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的规范和概念，以及日益占主导地位的新兴全球模式。

这种纵向分层的后果还有待观察，特别是对入学和学生选择的影响。通过恢复大学作为法国公共资助的教学和研究的主导媒介，政策制定者和院校领导层接受了洪堡模式和新兴全球模式提供的全球大学模板。